

作品叢書

海上擒匪記

牛力著

作品編輯部編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这是1953年秋天，發生在万山群島海洋上的一个故事。

1. 离 岸

这里是万山群島的一个海岸。縣委会和海軍某部的司令部共同設在离岸不远的一座大村子里。

入秋的海風从前灣刮來，帶給人一股濃烈的魚腥味和微寒意。在縣委辦公室內，團政委兼縣委書記，正作着一个重大而秘密的報告。報告內容是准备結合今秋的漁改工作，展開一次大規模的群众剿匪行動，以便徹底挖掉美蔣匪幫种下來的海霸根子……報告到了最后，團政委兼縣委書記嚴肅而又和藹地望望这几十个臨時抽調來的“漁改干部”說：

“党号召大家——在座的海軍同志和地方工作同志，要團結一致，好好的依靠群众，勝利的完成这一个關係着万山群島人民幸福的光荣任务！”

這時，縣委会里的長着短胡子的王部長匆匆走上講台，搖了搖手，宣布道：“同志們，暫時休息10分鐘……等一下，分配工作地區。……現在請海軍的王光杰和漁改隊林如兩位同志，先到我辦公室去一下。”跟着王部長走進辦公室的兩個人，一个是高个子、寬肩膀的青年海軍，一个是梳着兩条短辮子的女工作同志。軍人低着頭，沉甸甸地邁着大步

子。后面的女工作同志抓着脸，似乎有点兴奋。

“你們兩位的工作地區在海上，搞飛天鵝的情況，這是很重要喲！”王部長一進屋就開門見山的說。按照他平時的作風，他是不習慣這樣直率的，很可能在政治意義上兜幾個圈子；可是今天，面前站着的是軍人，是個排長，對待這樣的人，當然必須採取這樣的方法。他說到“很重要的”幾個字時，斜眼看了看王光杰的表情。王光杰胸口動了一下，沉默地緊盯着他。部長又轉眼望了一下林如，接着說：“關於飛天鵝這人，林如同志可能知道得比較多。他是橫行萬山群島15年的海霸，又是什么要塞司令，什么反攻大陸海上輔助軍司令；用縣委書記的話說：他是美蔣匪幫扎下來的一條大毒根子，這是我們剿匪反霸的一個重點。海上行動由王光杰同志來負責，一切情況都要與司令部密切聯系。”

王光杰听着，心有點收縮，但軍人在接受任務時的習慣，使他來不及作更多的考慮。他從牙縫中擠出了一個字：“是。”

林如仰着臉，抖抖辮子，說了聲：“好的！”她瞅了瞅王光杰，見他緊張地綑着臉、忍着好大一股氣的神氣，坦然地微微笑了一下。王光杰感到她在笑自己，但他裝着沒有察覺她這種舉動，故意把臉扭向別處。

“你們有什麼意見嗎？”部長點着頭，眼落到王光杰的臉上。突然，他鄭重而急促地說：“這次是海上行動，任務非常重要，而且十分艱苦。因此，我們與海軍首長研究了几次，才決定讓你們兩位去。王光杰同志是部隊的功臣，有豐富的戰鬥經驗；林如同志是本地人，和漁民有着極為密切的聯系。你們配合起來，真是再合適也沒有了。”



“部長还有什么要指示的嗎？”王光杰好象强忍着心內的不滿，冷冷地說。

“我們一定配合好，完成任务！”林如兩眼閃着光回答。

“很好，很好！你們可以休息休息去啦！”

从部長辦公室回來，王光杰憋足了一肚子气。他一屁股坐在床上，掏出駝壳槍就擦。

“真倒霉，这么重大的任务，叫帶个女孩子出海。这不是明給当兵的找麻煩！”他在喉嚨里嘟囔着，“暈船、嘔吐、言語困难、打仗，——都好說。但是却給这样一个助手，这……”

方才，在那个不認識的縣委会的部長面前，他有点不好說話。难道能为这事，叫他說海軍軍人这样那样，叫他抓住什么話柄子說自己接受任务時講价錢嗎？不，我是軍人！……可是，認真再想想：不行！从明天一出海，就要和她住在一条船上，一起吃，一起干。碰到發生什么事故，自己已經够嗆，还得处处小心照顧她哩！……还能談到什么工作！……什么本地人，漁改隊，与漁民有密切的關系，別說得这么好听，就干脆說沒干部拉她來湊數算了！簡直是拿着艰巨的任务当兒戲！……想到这里，他狠狠地擦了一半的槍往匣子里一塞，站起身來，取了帽子。“找團長去！”

他走了几步，突然又怔住。“慢來！这么冒冒失失，只憑一个印象就提意見，團長他会訓死你的！他動起脾气來可不是鬧着玩的！……”他記起早先几次挨團長罵的情景來，不由得停住了脚步。

他沉悶地倒在床上，剛吐了口气，忽然，屋外响起了一陣輕輕的脚步声，一个尖亮的声音傳了進來：“王同志在屋嗎？”

“誰？”王光杰連忙站起來，整整服裝，一眼瞧見進來的正是林如，不禁耳根一紅，急促地說：“進屋吧！請坐，請坐。”

林如底白里透紅的臉上，流露着兴奋的神色。一双亮晶晶的双眼皮的眼睛对王光杰親熱地看着。“王同志有時間嗎？我想來研究下我們出海工作的問題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王光杰不自然地笑了笑，然后默默地遞給她一張小凳子，他自己却坐在远远的牆角里。

林如是个青年团员，今年才19歲，是縣委会漁改隊里有名潑辣的女隊員之一。她家在海島上，父親是万山群島有數的老漁民。因为父親疼愛，她幸运地得到了上学的机会。中学畢業后，同學們到外地升学的升学了，找職業的找職業了，她却拿定主意，怎么說也不肯再離開海島。開始她在島上的漁民小学当小学教員，后来，縣委会要成立漁改隊，經過团組織的选拔，她参加了这个工作。

当她听到与海軍这个功臣同志一塊出海的時候，她偷偷替自己高兴，感到分外地光荣和滿意。

王光杰覺得很不自在，一只手死勁地搓着另一只手。眼睛一会瞧瞧槍，一会瞧瞧海灘外的碼頭。屋內靜得連碼头上炮艇的轟隆声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“我們可該怎么干呀？時間任务都这么緊。”林如忍不住首先提出問題說，一边翻開了手里的筆記本子。

“这个，很难說。……沒經驗，又外行！”

“我說呀，王同志，你們海軍同志都有这么个特点，什么事沒办以前，都要說：我不行呀，沒經驗呀！說的都是謙虛話，好，等認真干起來呀，你瞧吧，什么都干得頂呱呱的！”林如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話，口齒伶俐，使王光杰有点吃驚。

“不……你說錯了，这……不是我。”王光杰臉有点紅，欠了欠身子，緊接着瞅了她一眼，望望天花板喃喃地說：“困难，够嗆哇……这次任务……”他的眼睛又轉向海灘外面去。

“我想的也不見得怎样周到，”林如掏出手帕，抹了抹鬢角上不知什麼時候滲出來的汗珠，爽直地說：“群众方面我們可以不用愁啦。有几条船都是漁改隊專門培养好了的。說到工作方法，也沒別的，耐心細致一点就是。至于語言，只要你高兴的話，我可以当你的‘义务翻譯’。”

王光杰觉得有点坐不住，連忙說：“謝謝你。我还多少会一点广州話。”

往后，林如一連又談了几个問題。王光杰嘴里不說，心里倒也不住点头，林如对情况的熟悉和了解，使他暗暗吃驚。但一种不服气的情緒，一种軍人的自尊心，使他故意这样問了一句：“不知道你准备得怎样了？这次出海可要作最艰苦的打算。”

林如不由認真瞅了瞅这个印象上又嚴肅又古怪的海軍同志，翻了翻眼皮，尽量压低嗓子說：“从部長那里回去，我就把东西全部准备好啦。你呢？”她真想說，“还問人家，你自己就先發愁了！”

“当兵的，还能同你們比！打个小背包，不出5分鐘。这算不了什么。”王光杰頓頓脚，站起身來。

“那么，我們明天就比一比吧，王同志。”林如笑着回答說，她收拾起本子，站起身來。

“行。比不比都沒什么。”

林如走上前，向王光杰伸出她的右手，王光杰有些窘，但无法回避，只好握住了它。

2. 乔 装

夕陽西下。海浪映出金藍色的余輝。群島各山嶺已經被海霧籠罩起來了。

揚着白帆的漁船，滿載而歸。夾雜在許多漁船中間，有條較大的船走的很慢。船头上躬腰站着一位胡子花白的老公。細看这老公的動作，就知道他不是打魚，而是在用心用意地教導一个赤背的年輕漁夫學習撒網。这漁夫头戴一頂破斗篷，肌肉稜稜，看來是个滿有力气的漢子。他仰起头，擦擦臉上的汗，瞥瞥老公的臉，兩個人愉快地笑了笑。

船艙門口，有兩個女人在弄着飯菜。一个廿七八歲的阿嫂，抱着还未滿月的嬰孩。一边燒飯，一边和一个年青的姑娘講着話。这个姑娘長得又干淨又利落，兩条小辮子隨着她那紅朴朴的臉轉來轉去。看她这副模样，人們不禁会在心里稱贊道：“多好的漁家姑娘啊！”

“站穩脚，使力，使力呀！”老公指点着那年輕漢子撒網。嘩啦一聲，年輕漢子笨手笨脚把網拋進海里去，濺起了閃光的水花。老公搖搖頭，从年輕漢子的手里把網收回來，一边做着撒網的样子，一边給他打着眼色。那年輕漢子瞪着眼，留心老公的每个動作。他忍不住又把網夺過來，一連放了三次。当他放到第四次，老公開朗地笑了。他拍拍年輕漢子的肩膀，很得意地說：“得啦！差不多了。休息一会吧，慢慢來呀！”

“不，还差得远嘞！得赶快学会它。”年輕漢子声音急呼呼地搖着头。老公摸摸胡子，張口大笑道：“啊哈！再來一次，我瞧你怕真想吃咱們这門飯了，是不是？”年輕漢子

臉色忽的變了。他迅速地用眼睛扫了一下前后的船只，低声地說：“阿公，請你別這麼大聲，前邊有船……”經他這麼一提醒，老公登時收斂了笑容，臉上露出嚴肅的神情。年輕漢子甩甩肩背上的汗珠，鼓足勁，一轉身將網拋出去。突然，他覺得眼前一黑，頭一暈，一個踉蹌幾乎跌下海去。

“咳！王同志！”老公一扯頭，吃了一驚，搶上一步，揪住了他。年輕漢子定了定神，感到胸口很難受，有什麼東西往上直涌。他慌忙把頭伸向船邊，“哇”的一聲，一口飯湯吐了出來。

“不要緊，不要緊。大概是暈船了。來，咱們再來，不學會不行。”他用手抹抹嘴上的東西，拿起網根，就想收網。老公看見他那黃蠟蠟的臉，趕快地搖着手，上前擋着他。“聽我的話，王同志。住在我船上，就是我的人。我不能白看着你把身子搞壞。還是那句話，慢慢來。就憑我這雙手，保管教會你。”年輕漢子还想爭辯幾句：“你松開，怎麼暈船還能暈倒人。我不信我這個陸上海軍真的這樣熊，一定學會它！”可是，他偷眼瞧瞧老公那股硬幫幫的不由你分說的神氣，只得不甘心地松開了手。正在這時，艙里傳來了那個年輕姑娘的叫喊聲：“阿公……吃粥哪！快來呀！”老公搖搖年輕漢子的左臂，招呼道：“我們吃粥去！”他瞧着對方這種有點象自己年輕時的倔強勁兒，心里實在歡喜：“有出息的小伙子！”口里不由親熱地叮囑起來：“你要記住，逢是暈船，就要多吃，把肚子填得飽飽的，噓，保你沒事了。”

“老經驗啦，是不是？”年輕漢子眼瞧着他，俏皮地問。老公狠狠地揮了下手：“算不得，在海上活了這半輩子，摸得點小花樣罷啦，咳，咳！”老公說着，又弯

網。年輕漢子望着老公一臉的皺紋，腦子里好象思索着什麼。他忽然上前把網奪了過來，一邊連聲地嚷道：“阿公，給我吧，給我吧，准我再來這一次！”

老公退到年輕漢子身後，一只手叉着腰，一只手捻着胡子，微微地笑着。

3. 在司令部里

混在許多漁船里边，王光杰喬裝打魚，一連摸找了二天二宿，所有估計飛天鶴可能出現的海區全找遍了，仍然沒有一點征候。王光杰偷偷看看林如，成天好象沒事似的，說說笑笑，覺得她真辦不了什麼事，因而也沒有決心和她研究工作。不過，也有几回，從旁邊听她談起海面的情況，和老公隨便閑聊中，叫人感到她還不是什麼也不懂的女孩子，自己的看法有了些動搖！……有時也有心与她合計合計，但是走上几步，一想又感到沒有什麼必要。

王光杰急的象熱鍋上的螞蟥似的，想來想去，他想到了老公，他悄悄地去請教他，那知老公搖着花白胡須，直嘆息。他不明白底細，就試着問道：“阿公，飛天鶴這家伙，你也听說過嗎？”老公經他一問，臉上突然掠過一層冷森森的表情，平常不大愛睜的眼，睜了睜，“不光听說過，還見過這賊霸子哩！……”

“親眼見過？真的？”王光杰忍不住驚訝地問。

“這事你們林同志清楚。上年3月天，就在青州，我老伴和阿女一塊叫他殺了哪！只剩下這條船。……”老公似乎覺得很沉重，再沒有說下去。他的眼睛瞪着海的那邊一動不動。

王光杰胸口一抖，喉嚨里好象叫什麼噎住了似的，干急，說不出話。好半天，他才靠近老公的臂膀，堅決地揮了下手粗大的手。“阿公，我不該引起你痛苦……忍忍這口氣吧，等到時候了，再算這筆賬！”說完，就放低口氣，又對老公說：“把船開回灣內去，我要上司令部。”

“不和林同志說說？”

“你順便告訴她一聲吧，就說我見團長去了，實在再沒工夫啦！”老公一時拿不定主意，回頭看看艙口，正好林如在艙口站着。顯然，方才的談話她全听到了。他正想問她一聲，但她沒等老公開口，就使使眼色，點點頭，好像是表示同意的意思，回身就到艙里去了。老公再回頭看看王光杰，見他急得脖子上的青筋都脹起來，又着腰，低頭盯着海水，於是老公就招呼媳婦把帆上起來。

約摸上燈時分，船進了灣，正巧四周較黑，又沒生人。王光杰竄下船來，把斗篷戴好，槍別好，就大步朝村里走來。

司令部設在一間寬敞隱蔽的房間里。周圍牆上挂滿了各種艦艇識別圖、群島分布詳圖、海圖、航道圖……几盞亮晃晃的汽油燈，照亮着三張辦公桌和全室。靠左邊有一個小門口，上面寫着“作戰值班”四個紅字，一道藍布帘子，把門內一切遮了起來。辦公桌的旁邊一張沙發上，坐着張團長。

張團長論歲數才三十五六，但从面部看，簡直象四十几歲的人了。長時間戰爭折磨和今日海防任務的操勞，給他本來就瘦黃的臉上，又增添了不少新的皺紋。在東江縱隊堅持游擊戰爭時，他的右臂被打殘廢了，從此寫字，握手等等都

得用左手來代替。

“三反”以後，團長的脾氣比過去好很多了。挨他罵的受他訓的人輕易不容易看到了。但是，不知為什麼，幹部們還是有些怕他。

這幾天，自從肅匪行動全面展開後，他日夜不離辦公室一步。批公文，看電報，參加黨委會，掌握股長、參謀們定計劃和收集情報等事情，一個接一個地往他身上壓。眼看最小的兒子巧巧病得很嚴重，他的愛人（衛生隊的副隊長）在電話里連吵帶叫一連催了几次，非叫他抽空去看看不可。真難搞，什麼工作都很重要，拖一會不辦就會出問題，怎麼辦？他曾決心分配了几次時間，與政委講好了，電話里也答應過愛人了，就要去看看小家伙去。不料就在昨天早上，三號島的工作進展發生了出人意外的變化。化裝的漁民協同巡邏艇隊抓住了一個“炮台司令”和一個“大隊長”。從俘虜的口供里獲得了不少重要的情報。因此司令部馬上就得研究確定下一步的工作步驟，這樣，看孩子的事又不能不拋到一邊去了，為了免得愛人過分挂念和產生誤會起見，他只好親筆寫了封短信，向她深深道了歉，並且安慰她。

今晚，張團長正在喝着茶，看着“敵情通報”，猛聽警衛班長報告說，“王光杰回來了！”就興奮地從沙發上站起來說：“快叫他進來！”

王光杰拿下头上的斗篷，看見辦公室的燈光映過來團長的身影，便習慣地舉手整理一下衣領，雖然他穿的並不是軍裝。

“排長王光杰有事謁見團長！”

張團長歪着臂膀，望了望他，不禁“噏”的一聲，連忙再仔細地打量了一下，故作責備地說：“瞎胡說，誰是排長？明明是道道地地的漁民嘛！”

“團長同志，這是喬裝。”

“噢，這還不錯，很象。”團長笑着，給他倒茶。因為他過於興奮，手有點抖，茶倒瀉了。

“當兵的穿了這玩意才倒霉，剛才連衛兵也不讓我進來，幾乎要開槍，後來……”

“咳，排長同志，坐下吧，喝茶吧，”團長不耐煩地說，“現在我沒工夫听你閑扯。我問你，搞的怎么樣子了？能不能拿出情報來？”說着，他伸手取了一支香烟，準備點火。

“正為了這事來見團長。兩天兩宿，沒有一點影子……”

“為什麼？快說！”團長立時改變了顏色，把沒有點着的烟，丟在桌子上。他瞪了王光杰一眼，然後甩着左臂，在辦公桌旁邊急促地踱起來。

“團長知道我的情況，海上工作不熟，沒一點經驗，又缺人幫助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團長忽然站着。“現在不是你訴苦的時候，什麼‘缺乏幫助’？你告訴我，跟那個姓林的研究過沒有？”

王光杰望望團長嚴峻的眼睛，楞了一下，支支吾吾地說：“跟她……沒……有……。”他說着，覺得手心滲出冷汗。

“什麼道理，告訴我？”團長追問着。

“我覺着……”一滴汗珠從他的鬢角流下來。他漲紅着臉，低着頭，回答不上來。

“你觉着怎么样呢？”团长用手指头敲着桌面说：“你说嘛！……是不是觉得林如不如你？她只是一个年轻的女同志……好呵，你真好，还有这样的坏意识！……骄傲自大，个人英雄资产阶级的臭东西！……我真心焦！”团长说完，又踱起步来。屋内很静，他的脚步声响得很大。

王光杰虽然受过团长许多批评，但象这样的批评却还是头一次。他觉得脸上象火燎一般。“团长了解我，我一向没同女同志工作过，这一次陡然……”

“行啦！这个时候我没工夫给你打通思想，你自己去检讨吧。……你过来！……”团长改变口气，踱近东墙跟前，左手落在一张地图上。“我们的海岛工作队已经做出了成绩。告诉你，一个‘炮台司令’一个‘大队长’四号晚上已经给我们抓到了。……”

王光杰听着团长的话，心突突地跳。他屏住气，兴奋得两眼瞪着团长的手指头。

“……从这两个海霸口中了解到：要塞司令飞天鹤就在这里……”团长左手的中指落在青州一带海面上。“这家伙的活动非常狡猾，有时，甚至冒充渔船钻进渔民渔区去搞鬼。听说，他们好象也感觉到了我们这次的拳头来的比平常厉害，正在集中所有亲信，企图潜伏下来，等待蒋匪什么时候来命令，妄想内外夹攻，……”

“要真的是这样，那就好了！正利于我们一网打尽！”王光杰忍不住插进去说。

“不，主要的，要靠你们做工作！”团长的眼光落在王光杰身上，用手指着他。接着，他把左手插进裤袋里朝左

邊踱去。“王排長，我不希望你現在就這樣樂觀，飛天鵝從金門回來，萬山群島海匪活動的這種新的變化恐怕你還沒有感覺到吧？”

王光杰敏捷地覺察到了團長的意思。因為用這樣的神氣，交代自己吃緊的任務，老團長實在不只一次了。于是他堅決地回答道：“我感覺到了，團長同志，我明白我的任務。”

張團長心里感到高興。“到底是老兵，一出口就叫他猜着了。”但是，他臉上仍然沒有改變嚴肅的神色：“這麼說，有把握沒有？老實說。”

“有！請團長放心，完不成任務處分我。”王光杰兩眼閃着光，他想使團長象往常任何時候一樣相信自己。張團長看看他，並沒有立即表示什麼。他左手抓抓右手，沉思了一會，突然，皺了皺眉，用手抓住斑白的頭髮，輕輕地踱着說：“不管你保證不保證，王排長，我這次提醒你注意。你現在的驕氣很大，不能虛心團結人，又性急的要死，妄想光憑自己一股子熱氣一個鐘頭就將事办好。……危險呀！我的話可能不大中聽。王光杰，真這樣子下去，任務不光完不成，連過去的榮譽也要在海里……在新的鬥爭任務中丟光喇！”

“這些……我知道……我改……團長同志。”

“那好，……就這樣吧！……”團長一口氣喝完了杯里的茶。習慣地抬起左手看了看表。“呵，糟糕！你看，可10點多了。今晚的工作計劃叫你打亂了。……你還有別的事情嗎？”

他正想送王光杰出去，忽然發現作戰股劉股長出現在作

战室門口。

“團長，有空嗎？”

張團長看了他一眼，點點頭。又扭頭朝王光杰揮了下左臂，命令式的叮囑道：“要緊的担子全擺在你肩上，到時間報不上來材料，我可不客氣啦！”

“不會的，團長同志，我一定完成任務。”王光杰應聲回答。

“你可以去啦！”

“是。”

張團長背着手，眯縫着眼，望着王光杰逐漸消失在暗處的身影。劉股長輕步走過來，小聲說：“團長，有份‘敵情通報’……是不是明天再研究？”

“不，還得工作一個鐘頭呢。要把與王光杰談話的時間補回來。”團長說着，轉身坐在沙發上，忽然很有意思的問道：“劉股長，你說王光杰這個幹部怎麼樣？”

劉股長有點摸不着頭腦，看看團長。“他不是有名的警衛功臣，是部隊多年培養出來的？”

“是喲，你看怪不怪！”團長動了動身子。“打仗，吃苦，帶兵……那一樣都不錯；就是這次出海，却和那位女同志搞不好，看不起人家，不願和人家研究工作，成問題得很。”

劉股長輕輕一笑，立即，鄭重其事地朝着團長說：“這個問題的確嚴重。我也碰到過這樣的問題，我認為這是個原則問題。我不是搞政治工作的，不過，既然有這樣的問題，就要加強思想教育才……”

“算哪，算哪，你怎么这样爱發表議論呐！出口原則，閉口教育。……”團長幽默地說：“我看，要叫王光杰去搞戀愛的話，那他可不完蛋啦！……”

“这可难肯定！青年人的心……”

“別瞎扯了，來吧，把電報給我！”張團長收攏笑意，拿過電報，俯在桌面上看起來。

辦公室的時鐘已經響過12下了，團長桌上的燈仍然亮着。

4. 引 綫

“哪個？”

“我，姓王。”

老公噙着煙杆，坐在船頭。猛見竄上來一條黑影，吓了一跳。

王光杰還沒在船上站穩，就聽見艙內有男女談話的聲音。他順手摸摸盒子槍，瞪着老公問：“誰在里边？”老公將胡子湊到王光杰的耳朵邊，低聲說：“是林同志的引綫，講情況哩！”王光杰想起老公這樣精神抖擻地坐在船頭，原來為的是替工作隊“把風”，不禁伸手抓住他的右手說：“阿公，累了你了，一天也得不到休息！”

“你快進去吧，林同志記挂你哩。”

王光杰心里非常起疑，他打算悄悄地走下艙去，到底看是什麼回事。

林如借着燈光，邊听邊記；有時還插問几句。在她對面坐着一個臉孔和善、象個老太婆似的壯年漁民。他穿的衣服